

秘密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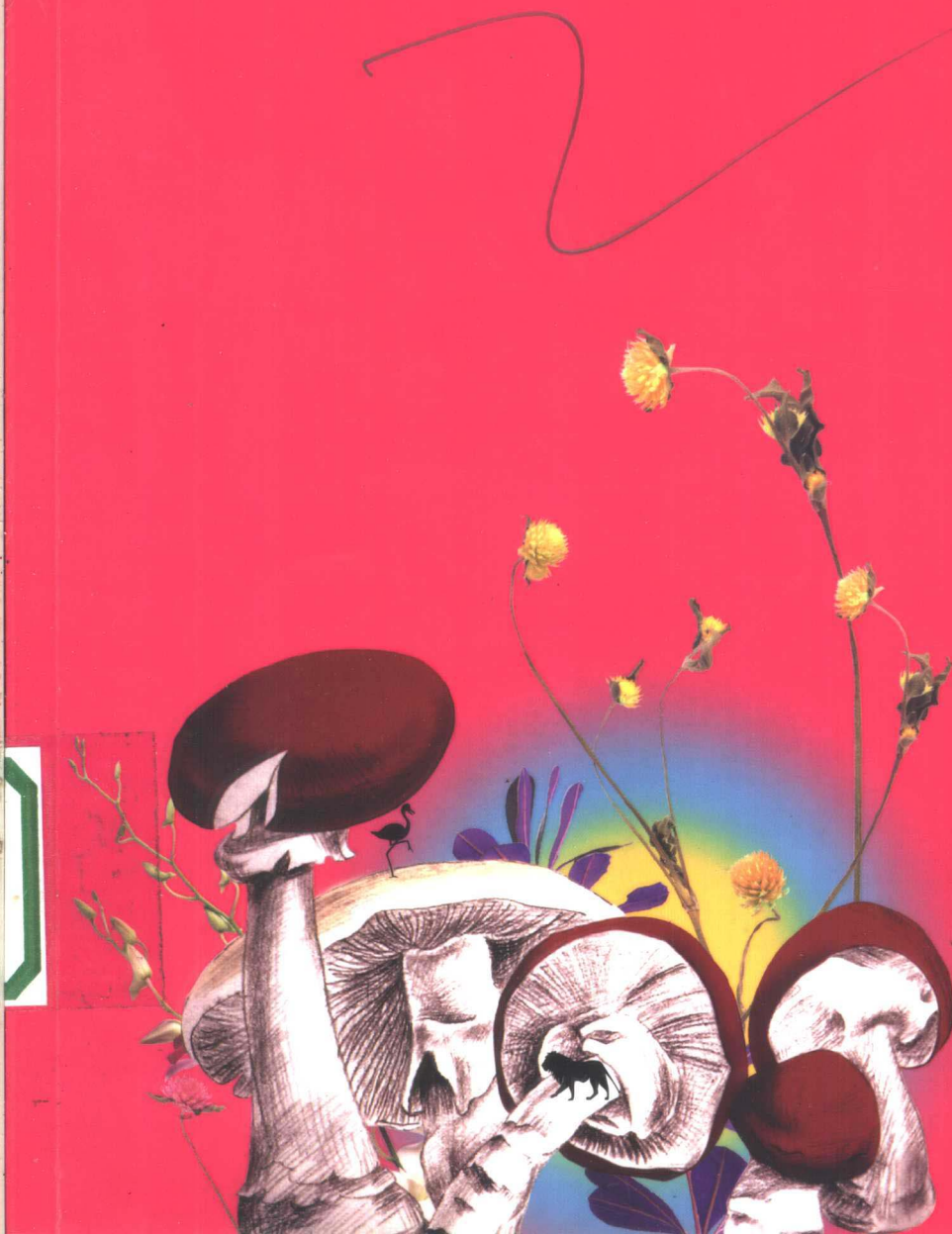
[法] 奥克塔夫·米尔博

by Octave Mirbeau

竹苏敏 译

The Torture Garden

重庆出版社





I565.4
107

秘密花园

[法] 奥克塔夫·米尔博
by Octave Mirbeau
竹苏敏 译

The Torture Gard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 / [法] 奥克塔夫·米尔博著; 竹苏敏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6

ISBN 7-5366-7182-2

I. 秘... II ①奥... ②竹...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712 号

根据 Juno Books 1989 年英文版译出

MIMI HUAYUAN

秘密花园

[法] 奥克塔夫·米尔博 著 竹苏敏 译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石 涛

封面设计 张孜澄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制

开本 925×1280 1/32 印张 7

字数 151 千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6-7182-2/I·1298

定价: 20.00 元



重 现 经 典 编 委 会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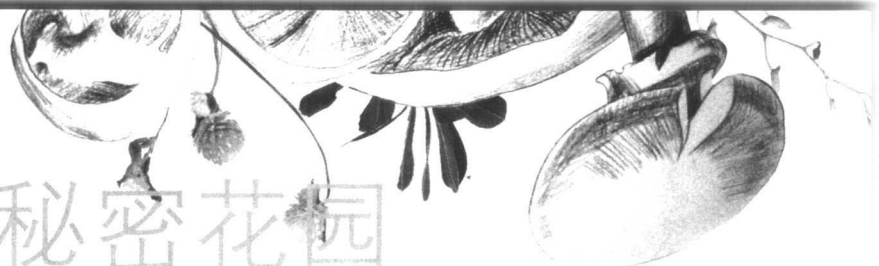
高 莽

编 委

高 莽 李文俊 叶廷芳

余中先 苏 玲 高 兴

(排名不分先后)



秘密花园

十九世纪最令人发指的艺术作品。

这部令人惊骇的颓废的世纪末小说，是由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所创作的一部“地下经典”。讽刺和比喻极有深度，同时还有奇异的恐怖色彩。

《秘密花园》可与萨德侯爵的作品相比：它开始时很普通，一间画室中关于杀人犯的社会角色问题的辩论；在这之后，它开始演变成我读过的最残酷的书，那是一个终结在秘密花园——一个想像中的最恐怖的花园中的罪恶故事。它将鲜血与鲜花合而为一，从而扭曲了日常生活中的美。

这本书不仅仅是娱乐，它还是灵丹妙药。你将会为它而感动，你将会为他它而颤栗，但它也真的很有趣。它将是这一生中拥有的最大的感动！

和萨德侯爵一样，米尔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无神论者，她知道什么是美好，什么是邪恶，但是，所谓的文明社会不断地攻击他，尽管所谓的文明社会经常在大多数人并未注意到的时候将邪恶装饰成美好。



阅读本书，每一个读者面对的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而是我们脑海深处显形的灵魂。

事实上，任何清醒的读者都会在米尔博观察到的令人恐怖的事实中得到救赎，并不得不承认，真理就在他的书中。

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喜欢他——他灵魂深处的脆弱和他的爱之罪。他是一个怪物，正因为这点，我爱他。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表现最佳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奥克塔夫·米尔博

Octave Mirbeau

1848-1917

序言□

奥克塔夫·米尔博的《秘密花园》著于 1899 年,是业已出版的最为极端的著作之一。这本书表面上围绕酷刑这一主题,把它作为中国的一种高雅艺术形式,并且描绘了在一位奇特女人的引领之下陷入腐败深渊的放荡的政府官僚形象;事实上,它完全是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及其虚伪的社会行为规范、掳夺政治的一种黑色幽默批评。这本著作不仅是对当时政府腐败的控诉,同时也揭露了保守科学机构的政治立场和官僚机构与生俱来的罪恶。与此同时,殖民主义者的心态及其制度化屠戮本土居民与野生动物的野蛮行径,也与秘密花园中精致高雅的酷刑形成鲜明对比。

奇异的、熠熠生辉的秘密花园本身散发出潜意识控制下的梦境才具有的虚幻光芒——潜意识是培养自由的艺术想像力的养分丰富的池塘。波许绘画作品中的怪诞形象与米尔博著作中的辉煌场景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血缘关系。两者的作品均包含着无穷的谜和暗示,都从涌自人类心灵深处的蕴含无尽创造才能的不竭源泉中攫取养料——人类的心灵是性和死亡的永恒滋养地。

这本书为我们描写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女性形象——她聪慧而敏感,在追求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经历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展现了她的好奇心、勇气、诚实及其独到的哲学见解。在此过程中,作者又揭示出那位欧洲男性叙述者极度腐败与庸俗智慧的真



面目,把它们视为可鄙的懦弱,更严厉地斥责其为——肤浅到可怜的道德保守主义。他的身体里居住着一个卑微的灵魂,而她则拥有一个伟大冒险家的灵魂。

《秘密花园》创作于一个所有美学和道德方面的权威“法律”受到无政府主义者、颓废派作家、自然主义者、印象主义者和前超现实主义质疑(和破坏)的时代,作品对终极暴行的洞察一直延续至19世纪最后一年。作者奥克塔夫·米尔博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他把丰富的想像力与毕生执著的反抗专制和不公正权威的斗争相结合。作为一名记者,米尔博不但笔伐保守艺术和政治主张,同时也斥责虚伪的公众人物——他本人因此进行过无数次决斗。在他作为批评家、小说家和剧作家的漫长生涯中,直至最后一刻,他都致力于借助讽刺手法反抗现状的持久而喧嚣的斗争。他和他的妻子——曾经是位演员,她本人也是位颇具头脑和独立性的领导人——招待过当时一些最为激进的艺术家和作家。米尔博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把他们的住宅变成了那些除了梦想和想像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贫困作家、艺术家、诗人和雕塑家的隐居地和避难所。

作为社会批评,《秘密花园》是一则不朽的启迪:“你被迫伪装尊敬那些你认为荒谬绝顶的人和机构。你懦弱地生活在自己所鄙视、谴责、明知毫无根据的道德和社会规范中。你的愿望理想与这个文明中的一切呆板礼节和虚伪矫饰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使你伤心困惑、心理失衡。你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矛盾冲突中失去了一切生活的乐趣和个人感触,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阻止你自由释放自身的力量。那便是文明世界中毒至深、足以致命的伤口。”

单就其文学成就而言,《秘密花园》华丽的词藻和奇特的意象也足以将我们领至一片非人间所有的土地。书中奇异植物的名字和各种神秘香料足以引诱我们进入包含无限可能的情爱境界,并

借由人类精神中被压抑的阴暗面幻化成真——最终的益处与神话故事里伊甸园中的所得相同：认识自我……

尽管一度被称为“19世纪最恶心的艺术作品”，《秘密花园》实则是人类所能想像出的最具独创性的作品。除了为我们提供一次极富诗意的经历，它也能激励每个人对这一永远现实的问题即“经验和情感的局限”，产生浓厚的兴趣。作为反对审查制度，尤其是反对自我审查的持续斗争的一部分，它将成为为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中永恒的里程碑。

——V·维勒，安德里亚·朱诺



奥克塔夫·米尔博，1848年2月16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卡法多斯行政区，父亲是一名医生。他一生大半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曾发表约1200篇具有影响力的短篇文章和小说，代表作有三部自传体小说*Le Calvaire*, *L'Abbe Jules*和*Sebastien Roche*，以及后来的《女生日记》、《秘密花园》、《天空》。其中《秘密花园》是其定鼎之作，在19世纪西方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

策 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饶 亚

特约编辑：石 涛

平面设计：张孜滢

特约经销：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10-65949388

传真：010-65949385

网址：www.alpha-books.com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手稿□

一天晚上,几个朋友在一位最负声望的作家家中聚会。丰盛的晚餐过后,他们讨论起了谋杀——话题因何而起,我已经记不清了——也可能毫无缘由。在场的只有男士:伦理学家、诗人、哲学家和医生——因而人人均可畅所欲言,任凭自己心血来潮,随兴趣或是癖好加以发挥,无需担心会突然看见惯于大惊小怪的公证人脸上那惊骇的表情。我说是公证人,其实也蛮可以说是律师或脚夫,当然这并不是出于蔑视,而是为了确定一般法国人的心态。

一位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的成员思绪冷静,似乎只是对吸着的雪茄烟的优点发表一点看法,悠然说道:

“的确——我确实相信谋杀是人类最大的天性,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源于此……”我们等着他发表相关的理论,而他却保持沉默。

“完全正确!”一位达尔文主义科学家说道,“我的朋友,你道出了一条正如传说中的巴里斯先生每天所发现的永恒的真理:谋杀正是我们社会机构的基石,因而也是我们文明生活最迫切的需求。如果谋杀不再存在,就不会有任何形式



的政府,这一点基于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即通常的犯罪尤其是谋杀,不仅是它们存在的借口,更是它们存在的惟一理由。如果没有谋杀,我们就将生活在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这实在难以想像。因此,不但不能设法消除谋杀,相反极有必要以智慧和毅力培育谋杀。就我所知,那就没有比法律更为出色的文明手段。”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喂,喂!”学者问道,“我们不是正独居一室,畅所欲言吗?”

“请大家,”主人说道,“从这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的惟一时刻中充分受益。因为我,在我的书中,还有你们,以你们的方式,对公众表述的可能仅仅都是谎言。”

科学家再次靠向扶手椅的垫子,伸直由于交叉得太久业已麻木的双腿,头向后仰,胳膊向下垂着,胃部由于消化良好而异常舒适,向着天花板吐着烟圈:

“况且,”他接着说道,“谋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繁殖的。事实上,谋杀不是这种或那种激情酿成的后果,也不是堕落的一种病态形式。它是我们所有人的一种重要本能——存在于所有有组织的生物中,并统治着这些生物,就如同繁殖本能。而且绝大多数时候,这两种本能融合得极好,完全可以相互替代,它们以某种方式成为单一的甚至完全相同的本能,因而我们无法再分清两者中哪个促使我们去创造生命,哪个促使我们去剥夺生命——哪个是谋杀,哪个是爱。我曾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暗杀者的密友,他杀死女人,不是为了抢劫,而是为了使她们销魂。他的技巧在于能够成功地使他的性高潮与女人的死亡痉挛同时发生:‘那些

时刻，’他曾告诉我，‘我想像自己是上帝，正在创造世界！’”

“啊，”名作家大声说道，“如果你要在职业暗杀者中寻找例子——”

“打断一下，”科学家答道，“坦白地说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暗杀者。我愿意相信，理智上而言，我们都曾在较小程度上体会过类似的感觉。我们通过合法化的宣泄渠道：工业、殖民地贸易、战争、围猎、反犹太主义等，来约束我们对谋杀的天生的需求以及弱化了肉体上的暴力，因为放任自己无节制地沉溺其中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何况，从中得到的精神上的快感也不足以使我们心甘情愿接受这些行为带来的一般后果——监禁、法官面前的陈述（总是令人疲惫不堪，科学上讲，也无丝毫乐趣），而最后，便是断头台……”

“你在夸大事实，”第一位发言人打断了他。“谋杀只有对那些低俗的谋杀者而言才是危险的事情——他们毫无头脑，冲动又粗暴，缺乏任何心理学知识。一个聪慧而理智的人可以在完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犯下所有想犯的罪行。他绝对可以得到豁免。他的深谋远虑往往比警察的常规调查技高一筹，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比起首席法官随便糊弄的幼稚的犯罪调查来，他总是要高明许多。这桩事情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总是弱者为强者替罪。坦率说吧，我的朋友，你肯定承认那些未被告发的罪行数量——”

“还包括被默许的——”

“包括被默许的——我正要说这么呢——你会承认罪行的总量比已发现的并受惩罚的罪行多 1000 倍；报纸成天啰啰嗦嗦大肆报道这些罪行，与此矛盾的是，对它们又完全



缺乏理解。承认这一点,你就会同意,对那些聪明的谋杀者而言,警察并不是可怕的魔鬼——”

“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你在把整件事情弄模糊。我刚才说谋杀是自然界和一切生物的一项正常而绝非异常的功能。因此,社会假借统治者之口取消杀人和伤害他人的特权是极为荒唐的做法,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拥有这样的特权。”

“完全正确!”出自一位和蔼可亲喋喋不休的哲学家,每个星期天他在梭尔邦大学的讲座都能吸引一批特别挑选的听众。“我们的朋友说得完全正确。就我所知,我相信现存的人类没有一个,至少从本质上说,不是暗杀者。瞧!每当我在客厅、教堂、车站、咖啡馆的露天平台、剧院,或是其他只要有人群走动闲逛的地方,我总喜欢以观察杀人犯的眼光去揣摩每一张面孔。也许只需一瞥,也许只是看到后颈、头颅的外形、颞骨和颧骨,或是身体其他部位,你会发现他们都具备谋杀这一心理灾难的种种特征。这绝非是我自己精神失常,所到之处我无不见到谋杀的欲望在人们眼睑下闪烁不定,在接触伸向我的每只手时无不感受到谋杀的神秘气息。上周日,我去了一个小镇,正赶上它的守护神节。公共广场上布满了苍翠的树枝、飘扬的彩旗和缀满鲜花的拱门,到处充溢着节日常见的欢乐气氛……熙熙攘攘的善良的人们在权威人士慈爱的目光下尽情享乐。木马、滚筒船和秋千并没有多少人光临。管风琴徒劳地演奏着令人心醉的欢快乐曲。节日的人群沉醉于其他消遣之中。有人用来复枪、手枪或老式弓箭射击漆成人脸的靶子;有人拿球砸那些可怜兮